

方、议药、治法是辨证论治的子系统,堪称有序。二是治法又自成体系,有八法等基本法,又有专法;有内治法又有外治法。二是从中医治法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内涵,治法常用取类比象的艺术语言而名法,如逆流挽舟法、添水行舟法、斩关夺隘法、釜底抽薪法、引火归原法、提壶揭盖法等,文采昭然。但是,以八法为代表的中医治法也有其不足:一是理论的宏观性而不具备微观性知识,仍处于一般层次。二是有些治法定义的模糊性与类比性,其比拟性的术语缺乏陈述的单义性,难以清晰地表述确切内涵和指陈其机理的原委。这也提示我们,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,不仅要创新治法,还要对治法理论加以整理、规范,以此推动辨证论治的发展。

谈汗法的祛邪特点与作用机理

姜 静 娴

(山东中医药大学, 济南 250014)

汗法,亦称解表法,是通过开泄腠理,调和气血,宣发肺气,以促进发汗,使邪气随汗而解的治法。该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实用价值,故一直被列为著名的“八法”之首。由于汗法是通过毛窍以驱逐邪气的,而毛窍又是邪的主要出路之一,因此该法又是重要的祛邪方法。与其他诸祛邪法相比,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,本文就这一方面进行初步讨论,并进而探索其作用机理。

汗法具有发散、通透、升浮的特性,其在体内的作用趋势是向上向外,善驱在表、初起、偏上之邪。《素问·热论》就其作用部位表浅曾有明确论述:“三阳经络皆受其病,而未入脏者,故可用汗而已。”由于表邪侵袭部位在肌肤,而汗法的主要作用是解表,就是通过发散,以达祛除外感六淫之邪的目的。因此该法为祛除表邪的最佳治疗方法。张从正强调:“风寒暑湿之气,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,欲速去之,莫如发汗”(《儒门事亲·卷二》)。发汗又是解除表热的重要途径,对此早在《内经》就有论述:“体若燔炭,汗出而散”(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);“今风寒客于人,使人毫毛毕直,皮肤闭而为热,当是之时,可汗而发也”(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》)。同时本法还能排出毒素。《伤寒论今释》曰:“太阳病之发汗,为排出毒害物质,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,……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,其仅存者,不足为病故也。”为此汗法主治各种表证,可缓解恶寒发热,头痛身痛,鼻塞流涕,苔薄脉浮诸症。表邪虽有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之分,但其临床表现主要有表寒、表热的不同,因而汗法又有辛温、辛凉之别。其中辛温用于风寒表证、凉燥等,以麻黄汤、桂枝汤、杏苏散为代表方;而辛凉则用于风热表证、温燥等,以桑菊饮、银翘散、桑杏汤为代表方。

此外,汗法尚有透邪、祛湿、消肿之功。所谓透邪,是指通过发散将某些邪气透达外出而言。此类疾患虽非表邪所致,但机体本能地欲拒邪于外,尤其是初起者,故邪有外出趋向,可用汗法因势利导,缓解病势。例如:麻疹

初起,疹未透发,或透发不畅,均可用汗法透之,使疹毒随汗而泄,诸证自解。透疹之汗法,一般用辛凉,少用辛温,且多选用具有透疹效能的解表药组成。如升麻葛根汤、竹叶柳蒡汤。尚须注意者,麻疹虽为热毒,宜于辛凉清解,但初起阶段,应避免使用苦寒沉降之品,以免疹毒凉伏,不能透达。其他如疮疡、痢疾、疟疾初起,大多见有表证,通过发汗,以透达邪毒,不失为有效治法。再者,利用汗法的透表作用,亦可用于某些皮肤疾患,如风疹、湿疹、癣类,包括荨麻疹、湿疹、银屑病等。分析其机理在于此类疾患的发病部位在体表,利用汗法的发散开泄,则有助于邪毒外解。而汗法的祛湿作用,则是通过发散通透,以收祛风除湿之效。所以凡风湿在表,外感风寒兼湿、风湿化热,以及风湿痹证,均见不同程度的头身肢体疼痛、沉重等症,皆可酌用汗法以缓解之。仲景曾曰:“风湿相搏,一身尽疼痛,法当汗出而解”,并进而指出发汗宜“微微似欲汗出者”,方能“风湿俱去也”(《金匮要略》)。代表方如羌活胜湿汤、九味羌活汤、麻黄加术汤、麻杏苡甘汤等。至于汗法的消肿功能,为通过发散通透,既可使水液外出而消肿,又能宣肺利水以消肿。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针对水肿指出:“去菀陈痼”,“开鬼门,洁净府”的治法,其中“开鬼门”即寓发汗之意。故汗法亦可用于水肿,但对水肿实证兼表者,或水肿腰以上肿甚者为宜。谓:“腰以上肿,当发汗乃愈”(《金匮要略》)。如越婢加术汤、越婢汤等。

再者,汗法又具升浮上达之性,对于某些发病部位偏上者,特别是病因与外邪有关的疾患较为适宜。例如头痛、颈项痛,汪昂针对头痛曾提出:“头痛必用风药者,以巅顶之上惟风药可到也”。专治外感风邪之头痛的代表方川芎茶调散(川芎、羌活、白芷、细辛、防风、荆芥、薄荷、甘草、清茶),即集风药于一方,而风药大多具有解表发汗之功。又如专治颈项强痛的代表方葛根汤(桂枝汤加麻黄、葛根),现常用于颈椎病、面瘫、颞颌关节炎等上部病证。章楠认为该方可“以肌肉营卫而疏通之,则邪自外可解矣”(《医门棒喝·伤寒论本旨》)。其他如鼻疾、喉疾、肺疾等,包括鼻炎、鼻窦炎、急性扁桃体炎、咽炎、呼吸系统疾患等,亦系汗法之所长。如专治鼻渊的苍耳子散(苍耳子、辛夷、白芷、薄荷)选药均为辛香通窍,轻浮上达发散之品。咽喉系肺的门户,为人体御邪的屏障之一,辛凉解表的代表方银翘散,也是治疗咽喉肿痛的常用之剂。而小青龙汤、麻杏石甘汤则分别为主治外寒内饮之咳喘痰稀、肺热咳喘之良方,其佳效已被千百年的临床实践所验证。不仅如此,今人分别用其治疗鼻炎、鼻窦炎,亦有较好效果。

在汗法的运用上,医者临证时,应根据患者体质与病情需要,常与补法、下法、消法、清法、温法等相结合。程国彭在《医学心悟》卷首中的分析就很贴切:“凡一切阳虚者,皆宜补中发汗。一切阴虚者,皆宜养阴发汗。挟寒者,皆宜温经发汗。伤食者,则宜消导发汗。”另外,需要指出的是:中医治病在祛邪时,十分强调“邪有出路”,而发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祛邪,毛窍则是邪的出路之一,所以汗法又常寓于其他治法,诸如下法、清法、消法,以加速愈病。

关于汗法的作用机理,现今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:

①促进汗腺分泌和血管舒张反应,以利于祛除病邪,其中可能包括排泄毒素,中和毒素,抑制细菌与病毒,以及加强机体吞噬细胞的防御能力等;②扩张周围血管,以发散体温而起退热作用;③改善全身和局部的循环功能,促进代谢产物的排泄和局部炎症的吸收;④通过发汗和全身循环的加强,增加肾小球过滤等作用,以排除体内滞留的水分等^[1]。有人从另一角度加以研讨,指出由于1毫升汗能消耗0.585卡热量,因此汗法为重要散热法。尽管人体汗腺的发育及数目个体差异较大,但一般认为总数约500万,可见发汗可从汗腺排出大量水分,故汗法又为排水的重要方法。汗与尿的成分类似,从汗腺可排出大量废物、病毒、毒物等,所以汗法为排除上述物质的重要方法。汗的成分含Na、Cl、K等盐分,汗法也是排出盐分的方法。汗的成分还有葡萄糖、蛋白质、乳酸等其他物质,汗法亦是减肥的有效方法。总之,汗法可以调节体温、体液、渗透压、废物、营养物质。当机体产热多可以退热;浮肿、咳、喘息,为体内水分停滞所致,可以采用汗法排出水分;若体内废物、发热物质、病毒多时,汗法既可退热,又能排出有害物质;因营养过剩引起肥胖症时,汗法又可排出多余营养。以上均说明汗法能“损其有余”^[2]。

上述足见,汗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价值。对于表证,不仅可以直接驱逐病邪,以除致病之因,而且还能防邪深入,以免变生他证。至于初起、偏上之邪,汗法又能顺应病势,利用机体自身拒邪的本能,因势利导,引邪外出。总之,该法寓意深奥,内涵丰富,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、探索。

参 考 文 献

- 1 邱德文等. 中医治法十论. 第一版. 贵州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1981: 13
- 2 王本正. 补偿作用汉方在中医学中应用. 汉方研究(日), 1982; (2): 24

汗法非解表作用与临床应用探讨

王 付 庞玉琴

(河南中医学院, 郑州 450008)

汗法,是通过发汗而驱除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。发汗方药其性无论是寒,还是温,但其味辛则是共有之处,因其味辛而决定主治病证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。其一般性是针对表证而设,是其主治的基本点;其特殊性是针对非表证而设,是其主治的扩大范围。《经方药物药理临证指南》说:“辛:主行,主散,主治病证与卫、营、气、血、津、液、郁、瘀的病理变化有关。”在临床中若能以法用汗法治疗非表证,则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,于此试将拙识略述于次,以飨同道。

1. 汗法可治痈疗疽 汗法可治痈疗疽的特点是,因汗法其药味之辛,辛则能行能散以疗瘀血,辛能气化津液而

涤痰,辛能通畅腠理与玄府,辛可使病邪从汗而外出,从而达到消肿溃坚的作用。审痈疽病理病证,无论是寒,还是热,其病理则是邪与血相搏结而为瘀,又因津血同源而互化,瘀则津不行而聚以为痰,瘀痰相结而为痈疽。辨热痈即阳痈,其病理是毒热之邪与血相结而为痈,其治当清热解毒与活血理血并用;寒痈即阴疽,其病理是寒毒与血相结而为疽,其治当温阳散寒与补血散结并用。可在临床中或从热或从寒以组方药治疗痈疽病证,而能恰当地配伍发汗药,其治疗效果则明显提高。如仙方活命饮主治阳热痈证,方中选用防风、白芷;阳和汤主治阴寒疽证,方中选用麻黄。组方用汗法,以辛而散,辛则通畅气机,散则邪从外透。

2. 汗法可化气行水 汗法可化气行水的特点是,因药味之辛,辛能化气,气能化津,气能行津,以使津运行于经脉之中而不变为水气,并使水气从汗而外解。水肿病理特征是,水气充斥于肌肤营卫之间,其病证表现无论是实证水肿,还是虚证水肿,而其病理都是水气充斥肌表营卫。实证水肿,其治当泻实逐水;虚证水肿,其治当温阳利水。治疗水肿病证的基本原则是,在腰以下明显者,当利其小便,腰以上明显者,当发汗乃愈。在临床中按照治疗水肿的基本原则组方,无论是实证,还是虚证而能适当地配伍发汗药物,则能增强治疗效果。如疏凿饮子治阳水实证,方中选用羌活、生姜;真武汤治疗阳虚水肿证,方中选用生姜。结合临床实际,无论病位在腰以上,还是在腰以下,均可选用汗法而配伍于方中,以疗水肿病证,则治疗效果非凡。

3. 汗法可止悸化饮 汗法可止悸化饮的特点是,因心主津血,津不利则为水,水气凌心而为悸。又心者,营卫之本,水气在心,营卫因之而失和。汗法用药之辛,既可宣发营卫,又可气化心气,尤其是辛能助阳化饮,能使水津得以运行输布,辛能入心而散水,有利于心气畅通,有利于水气从汗而出。审心悸证机,有心气虚,心阳虚,心血虚,心阴虚,更有水气凌心证等。治疗水气凌心证之心悸,其治当利水化饮,对此若能选用汗法,则可取得预期治疗效果。如半夏麻黄丸治疗水气凌心证,方中用麻黄,使心之水气从汗而泄。正如《金匮发微》:“生麻黄以发汗,不治悸而悸当自定。”临证之际若能以法选用辛药以发汗治疗水气凌心证,则可事半功倍。同时还应指出,心之虚证则不当用汗法。

4. 汗法可散邪止逆 汗法可散邪止逆的特点是,因汗法用药之辛,辛能宣发皮毛,辛入肺,使肺气向外宣发而散邪,使肺中邪气从皮毛而散,且不上逆。又因肺主宣发,主皮毛,肺气不仅宣发于上,也宣发于营卫。汗法既可宣发皮毛营卫,又可宣肺气向上向外,有利于肺中邪气从汗而泄,有利于肺气得以宣发而肃降。邪居于肺的主要病理是气逆于上而不降。在临床中若能以此而配伍汗法而治疗肺逆证,其治疗效果非同一般。如小青龙汤治疗寒饮郁肺证,病者没有表证,方中用麻黄、桂枝、细辛,非针对表证而设,而是针对肺气上逆而设;又如泽漆汤治疗热饮伤肺胸满证,方中用生姜、桂枝,皆是通过汗法以取得治疗